

第二部 陰謀顛覆盟國

第八章 美國財政部採取步驟

一九一九年英國名經濟學者凱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有言：據說列寧曾經聲言，打倒資本主義制度之最有效辦法，厥惟腐蝕其幣制，列寧誠然正確，蓋推翻現有社會基礎之手段，莫若腐蝕其幣制最為玄妙而可靠，其方式具有破壞經濟規律之潛力，為害之甚，百萬人中鮮有一人能加以察覺者。

一九三零年以後，當羅斯福執政之初，共產黨徒大部滲透於政府經濟復興機構中。在該項機構中，共產黨徒可以根據其社會主義，製訂方案，立見成效。嗣歐洲戰雲密布，美國政府經濟機構對共產黨之重要性隨之減低，其滲透方向亦隨之轉移，於是有關外援之機構如租借法案下者，即為其滲透之淵藪，以其對蘇俄最為有利，共產黨員在此類戰時機構中，盤踞要津，可以發生決策之影響。

誠然一九三零年之初，美國中央政府各部門

Prof. Anthony Dubek 原著

厲

昭節譯

中為共產黨所滲透者，首推財政部。一九四零年之初，該部幾全為共產黨所控制，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六年間，共產黨之滲透方向轉向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等。美國財政部大批要員，亦即轉入該項機構。蓋美國財經勢力，與國際財經機構深相結合，共產黨滲透其間，在國際間當能發生極大作用，同時共產黨鑒於國會調查，舉發其活動，國際機構遠較美國政府機關為安全。雖然，若謂共產黨滲透方向，僅集中於一處，想法未免天真，證諸近來所發現，蘇俄迄未放棄滲透美國政府機構。

戰時財政，對中國政府異常重要，蘇俄間諜多人，遂潛入美國財政部，盤據要津，在經濟方面影響中國戰事。此類間諜以懷德 Dr. Harry Dexter White 為首，懷德為出類拔萃之經濟學者，財政專家，並擅長組織，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入財政部服務，升遷極速，未幾，即高據重要地位。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升為財政研究所所長，一九四一年八月三十日轉升為財政次長，掌管財務，一九四五年懷德管轄下之財政研究所所長為柯樊克 V. Frank Coe，其助理為

遠東如何淪陷

五

格萊塞爾 Dr. Harold Glasser，均為共產黨員，直至戰爭結束時，美國財務實際上為共產黨所操縱。

此輩共產黨徒製訂有關中國政府穩定財政之政策，以其掌握財權，可以穩定中國幣制而支持其政府，或腐蝕其幣制而推翻之。遵照蘇俄之策略，渠等於是採取後一途徑，財政部內蘇俄間諜製訂政策，企圖召致中國國民政府經濟崩潰之事實，現已明確有徵，此輩人員所作所為，非但與羅斯福總統之政策相抵觸，亦且違反其命令。財政部長莫根索 Henry Momenhaw Jr. 受其矇蔽，而有所作為。羅斯福總統恆受誘致，以為所採步驟恰與懷德諸人所訂者相反，國會亦處同樣地位，關於導致中國政府經濟崩潰一事，

羅斯福總統個人並無絲毫責任可言。

據中國政府財政顧問楊格證言，當國民政府成立初期，中國財經情況異常混亂，經一度整頓後，財經情況好轉，步入正軌，欣欣向榮。對日抗戰軍興，稅源既被截斷，中國政府不得不依賴發行紙幣以資抗戰，此即一九四一年中美同盟對日作戰時期，其時中國單獨對日作戰既已有四年之久，中國非特需要軍援，財政之援助藉以支持戰局尤為重要。早在一九三九年楊格曾與國務院赫爾及郝莫貝克 Stanley Hornbeck 暨財政部莫根索及懷德討論中國對日作戰期間財政之困難情形，幣制亟須穩定，並將維持現行滙兌率以繼續穩定公開市場，使貨幣信用能以維持不墜，但美國財政部經懷德諸人計議後，轉採管制滙兌辦法，莫根索部長採納懷德意見，製訂一管制滙率穩定幣制辦法，提請國會核可。楊格預計，前項辦法五千萬美金再加二千五百萬美金準備金，總計七千五百萬美金，可供一年之用，後者辦法即美國財政部所擬定設立貨幣穩定局管制外滙辦法，自一九四一年八月施行後，不出四個月已耗去美金二千四百萬元，中國政府因此損失甚鉅。且根據前項辦法，中國政府可以在公開市場購入美金，而後項辦法則有去無來，無美金可以收購，因此金融情況每況愈下。同時美國親共記者斯特蘭 Anna Louise Stong 會由延安飛抵華府，謁見羅斯福夫人及懷德，為中共遊說，竟將當時懸而未決作為穩定貨幣之美國對華借款，減去百分之四十，而將其餘百分之六十附帶若干條件，使之無法使用，不寧惟是，懷德及其伙伴

對中國共產黨極表同情，不特欲毀滅中國國民政府，且欲摧毀美國政府，懷德及其伙伴經常偽造文書，謾罵中國政府，說服莫根索以及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據張培爾 Whittaker Chambers 及班特萊 Elizabeth Bentley 作證時稱，懷德在政府中與共產黨地下工作人員狼狽為奸，將政府秘密文件轉遞於克里姆林宮，聯邦調查局長胡佛 J. Edgar Hoover 稱，班特萊對懷德之控詞，有根據可予證實者，不下三十餘起。

楊格在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作證時稱：當中國亟需經濟援助時，懷德諸人暗中與中共人員勾通，始則延擱不辦，繼則截扣款項不放，當中國於一九四三年七月間請求借予兩萬萬美金貸款時，截至一九四五年七月僅獲得二千九百萬元，以是中國幣制由於通貨膨脹而崩潰，致令反共之蔣元帥失敗，而扶植中國共產黨。如班特萊作證時所稱，另一共產黨徒阿德勒 Solomen Adler 被派為美國駐中國大使館經濟參事，阿氏當時曾簽署函件多通，附有肆意譏毀國民政府之文件，遞達於懷德，供其使用。

羅斯福總統曾請其財政部長莫根索對可能借款於中國一事，重加考慮，莫氏答稱，就借款所得結果而言，殊不可能，此時借款既非所需，且於中美兩國亦非所宜等語。繼而蔣元帥知照美國大使高斯 Clarence Gauss，告以當時財政情形亟待援助，否則幣制不穩，則中國經濟與軍事均將危殆，高大使不以為然，認為祇有在戰場獲勝可以使經濟情勢好轉，蔣元帥於是致函羅斯福

總統，道及前此十億元貸款一事，並稱：當吾人在開羅會議時，以閣下明智之眼光，洞察本國所處艱危之境，亟欲以切實可靠之援助予吾人，俾能與美國人民並肩作戰，同達勝利之途，此際若無貸款，則中國政府無以應付駐華美軍之需要，吾人恐欲難在物質上或財政上貢獻所需，而為美軍使用等語。美國面對此項情勢，經國務院財政部及軍政部會商後，仍無決定辦法。

一九四三年二月廿五日懷德奉莫根索之命，監督並負全責處理財政部對駐在國外美國陸海軍及文職人員暨外國代表之財經事務。懷德於是提議組織一國際建設及開發銀行，亦即一九四三年夏季所成立之國際貨幣基金，其目的之一，為協助加強會員國間貨幣之信用。其後中國接獲通知，謂該銀行並不能供給資金充實幣制，僅能提供款項協助開發經濟等語。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間懷德將阿德勒所遞賽維志 John Service（美國大使館秘書派往延安辦事）與毛澤東之談話，請美國以強硬手段對付蔣元帥之策略，呈請莫根索注意，同年十二月八日懷德又將財政部派往中國服務專員福瑞門 Irving Friedman 與周恩來暨宋慶齡談話提請注意，此類談話均係文飾中共如何開明民主，歡迎外資開發中國，詆毀國民政府無意抗戰，亦不欲與抗戰之中共組織聯合政府，凡此諸端，旨在顛覆國民政府。

十二月九日懷德與莫根索研討中國迭次請求美金貸款一事，懷德稱吾人已盡力拖延，去年一年中僅運去黃金二千六百萬美元，此後莫根索雖迭

接華方緊急申請，運借金幣，以救燃眉，莫氏始終認爲運輸金幣，困難重重，加以輿論反對，亟欲停止運借。嗣接孔祥熙特使之緊急呼籲，說明美方並未違照諾言運借美金，致物價高漲法幣貶值有難於控制之勢，應請即將借款餘額約一千三百萬元美金空運救急，並請另借一千七百五十萬元黃金迅予海運，俾能配合時間，出售黃金而杜金融之恐慌等語，莫氏復稱，將與軍方洽商，在未幾數月內運金赴華，其後財部要員柯樊克揣測莫氏意旨，僅以小量黃金運華，建議在未幾三個月內運借黃金七百萬元，並明告中國當局立即停止預售黃金辦法，所有運華黃金將出自中國帳戶，不能由五萬萬元美金借款內支付。翌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國財政部長俞鴻鈞致電孔特使，表示痛心，五日後中國中央銀行電稱，吾人對懷德不守信諾言，其結果之嚴重，誠不知伊於胡底。

五月間莫根索根據宋子文請運黃金之請求，與財部人員會商結果，決定將該部關於黃金政策通知中國政府，並稱出售證券及預售黃金事，不幸在美國已引起惡劣印象，以爲徒利少數個人，而與中國整個經濟無甚裨益等語。繼而莫氏根據海軍上將金氏諸人之報告，稱道中國抗戰輝煌成果後，內疚於心，於五月十日函復宋子文允設法速運黃金赴華，並擬具節要呈送羅斯福總統：(一)吾人全力贊助中國實施有效控制金融之計劃，(二)中國不聽美國財政部勸告，採行出售黃金政策，並非控制金融之有效辦法，(三)中國已自一九四二年五萬萬借款內提用兩萬萬四千萬，此後恐將要求更大數額之借款，因此商得國務院及軍部等機關之同意，提議(a)建立一五萬萬元基金，專爲防止通貨膨脹，穩定中國幣制之用，此項基金，將由一九四二年五萬萬元美金借款內剩餘二萬萬四千萬及中國美元餘款內撥出(b)停止現行出售黃金政策，並從中國美元餘款內繼續將黃金運往中國。羅斯福總統逝世後，杜魯門總統暨宋子文獲知財政部建議，但宋氏認爲一九四三年七月間羅總統及莫根索既有諾言在先，必須在一九四二年借款內所餘二萬萬四千萬撥出二萬萬元黃金，運往中國，同時拒絕接受財政部所提成立五萬萬元基金專爲防止通貨膨脹之用。

一，特爲註釋云：「吾人極爲中共所畏懼，因此吾人之援助專一給予蔣元帥者愈多，則導致內戰之可能愈大，而共產黨統一中國難免遷延而耗費愈大，……如吾人繼續拒與往來而支助一不改組的國民政府，則彼等將敵視吾人，但彼等寧願與吾人爲友，因吾人不獨可予以援助，且吾人之策略旨在維護一民主獨立的強盛中國，恰與彼等民族觀念相符合也。」

有一事值得一述者，即美國經多方考慮後，會派一軍事觀察團駐於延安，其目的原爲蒐集華北情報，觀察共軍情況，日軍行動，以及俄人活動。當其到達延安時，中共即予以盛大歡迎，毛澤東並向賽維志稱，美國與共產黨間發生任何接觸，均屬良好，以其可以協助吾人對日作戰，貴團來此之主要意義，對國民黨發生政治作用自無庸諱言。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六日懷德即將該團報告呈遞於莫根索，據稱：「中共對內對外之政策均屬和緩，其利害關係與美國並無衝突，在美國方面應以友好同情之態度對待之。」此項報告，就政治宣傳觀點而言，極爲重要。又稱：「中共對內目標如彼等所稱爲新民主主義，內涵國內民主之伸張以鼓勵進步資本主義，提高生活水準，少數民族在中國自治聯盟範圍內可有廣泛自主之程度，其對外政策主張遵守大西洋憲章」，凡此種種，均專對美國而發，懷德亟欲莫根索予以注意，戴維斯 John Patton Davies 爲觀察團團員之

十一月十八日隱伏於財政部內共產黨地下工作要員阿德勒繕具與毛澤東會晤節要，遞交懷德，內稱：「防止中國內戰之希望，大部寄於外國之勢力，而外國之中最重要者，厥惟美國，以其在中國及遠東之勢力日益增強也。」

共產黨顛覆勢力，在中國急需黃金防止幣制崩潰緊要關頭，阻礙黃金運抵中國，同時經懷德之精勤努力，籌劃一戰後二百億 ten billion 美金貸款與蘇俄，此可證明其反華親俄之一斑。一九四五年五月十日懷德在其辦公室所舉行秘密會議中，與其屬員研討中國黃金情勢時，自承延擱運送黃金赴華，並無正當理由，兩年多以來，吾人延宕策略，頗具成效，截至目前爲止，僅運出黃金二千七百萬，恰如其迭次所稱其目的在迫

使國民政府與共產黨合組政府，使共產黨擁有同等或竟優越地位之條件，當時美國陸空軍向中國中央銀行提用大批款項，數目之大，等於中國政府總預算三分之一，此點確屬重要，因中國貨幣支出數量增加，而美國財政部並不償其所付，卒使通貨膨脹不可收拾，而導致中共接替政權。

莫根索財長恆為懷德諸人所矇蔽，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九日莫根索部長與羅斯福總統在電話中商洽黃金運華事，懷德在場，羅總統謂就渠記憶所及，吾人每月應運送一千二百五十萬元，莫氏當即轉詢懷德，懷德答稱「少於此數」，實際上懷德知悉莫氏顯然不知之事實，即羅總統以為中國所得黃金，當按照預計之數量，而不知實際上僅為十二分之一耳。此輩共產黨徒對羅斯福總統之政策，恆置之不理，然後謊言遮飾，羅總統對此輩人員背棄其信任一事或竟毫不知情。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國務院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羅伯森 *Walter S. Robertson* 在華府對全美記者會議稱：吾人坐視中國陷入經濟崩潰情勢，繩致其貨幣不值分文，而以此項貨幣作為軍餉，給予官兵，中國實為其最強之盟國所背棄，吾人然後悻悻作態，反問何以其軍隊不戰而向共軍投降。在歐洲方面，吾人付出一百四十億元穩定其政經情勢，防止其陷入共產黨所造成混亂之局勢，在法、義、土耳其及希臘等國吾人曾付出大量資金，使共產黨不能掌握政權，但對中國吾人當緊要關頭，可予挽救時，而拒予援款，用意即在迫使其政府接受共產黨。上述談話，饒有意義。

美國眾議員周以德對遠東事務深有研究，探討戰後中美關係，綜結其論斷如次：吾輩美人有一極端重要事實絕不可淡忘者，即當美國海軍艦隊被擊沉於海底，日本在半年以內獲致有史以來最大之戰功時，防止其完成新興之帝國，不使其以所有力量集中對付吾人者，厥惟今世所稱之老大而不進步，腐敗而不民主，辦事不求效能的中國堅決抗戰是也。蔣元帥固可以寬大條件獲得和平，而將其人民自戰爭及共產黨所召致之憂患中予以拯救。蔣元帥不此之圖，堅決抗戰，使吾人能有寶貴時間，重建艦隊，克復群島，製造原子彈，終以優勢空軍轟炸日本，使其失敗，此種事實，在現階段歷史中，較其他一切尤為重要。

第九章 史迪威圖雪私憤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間，美國曾公開明白聲言，其政策為援助中國國民政府，並支助其抗戰共同敵人之日。但在同一時期內，少數美國駐中國軍事外交人員，竟將該項政策予以變更。例如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團團長麥格魯將軍 *John A. Magruder* 於其致軍政部報告中稱，蔣元帥接受極大美援對日作戰，但其抗日之努力少之又少，其於蔣元帥對日作戰既已四年又半，在中國大陸羈絆日軍無數師團，並消耗敵人軍用物資為數約值千百萬元，則滌除不計。

一九四二年初蔣元帥就任中國戰場最高統帥職務時，請羅斯福總統派一美國軍官在其麾下服務，史迪威將軍奉派前往，其對蔣元帥與美國間之友好關係，發生極不利之影響。史將軍原為一

員勇將，並係戰場上之能員，但對於政治及共產主義缺乏實際認識，且以其對蔣元帥含恨頗深，終為美國外交人員所利用，而集結怨恨攻擊國民黨，復以此項偏見，作有利於共產黨之行為。史氏奉命監督並管制所有美國對中國防禦事務，在蔣元帥麾下統率駐華美軍，以及受其管轄之中國軍隊，並改進、維護暨管制滇緬公路，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史將軍到達遠東，三月十一日即奉命率領中國軍隊前往緬甸抵抗日軍之進擊，聯軍在緬甸一役中失敗，史將軍將失敗責任歸諸蔣元帥，誣為昏庸固執而不可理喻之人，且於蔣之干預以及其官佐反對其建議或命令時，提出種種抗爭。

蔣元帥指出中國既已派遣軍隊置於美國司令之下，有時甚且有違吾人計慮以支助美國政策，此與英俄兩國在最高軍事會議中，雖事關共同利益，但一涉及本身利害關係時，其所持態度，對美絕不讓步，兩相比較，何啻天壤。

史迪威率殘餘人員退出緬甸，喟然嘆曰：「吾人經此挫敗，退出緬甸，誠屬可恥，吾人必須找出原因取回緬甸。」緬甸一役之失利，影響甚為深遠，所有運綏緩華之物資，損失淨盡，史迪威為前雪其戰敗之恥辱，申請予以三十師軍隊重開滇緬公路。蔣元帥對此議深表懷疑，飛虎將軍陳納德亦表反對。其理由頗為明顯：(一)較緬甸尤為重要之戰區急待三十師軍隊之增援，(二)史迪威前此在緬甸失敗，殊不足再委以重責率隊南移，(三)何以史迪威不請界以中共軍隊充擔此役，同時中共軍隊對日抗戰不力。凡此蛛絲馬跡，均

值得研究，共軍意在保全實力以備戰後有所舉動，既已有文件證明無誤。蔣元帥殊不願將防衛中國戰場三十師軍隊移用於緬甸，對抗優勢日軍，作無謂之犧牲。此項戰略上異議以及中共之影響，使史迪威深恨蔣元帥，英人反對在緬甸作戰計劃，史氏亦恨之刺骨，甚至謂「英人從不願在緬甸有所作為，意在使中國滯於弱境，任美國力戰日本，而戰後攫取香港上海以自肥」。

史迪威所持態度不僅影響盟國對日作戰之努力，且助成一反蔣親共之惡勢力，影響所及，竟將美國對華態度完全改觀，史迪威則屢向其華府上峯表示不滿，以其不迫令蔣元帥與之合作也。

緬甸陷落之後以及滇緬公路南段早在一九四二年初為日軍所佔領，援華物資，端賴空運，於是自有自印度阿山 Assam 北部之麗都 Ledo，築路通達中國之需要，此路計長一百一十七哩，工程困難，進行遲緩，一九四三年一月開工，直至一九四五年始完成，取名史迪威公路。此路築成後，史迪威在軍事上雖有攻略緬甸之理由，但軍運方面，實際上殊鮮價值，截至同年五月四閱月中，所運器材僅六千噸，而美國空運隊以六百架飛機，飛越喜馬拉雅山之駝峯，於一個月內可運送七萬噸，同年八月一日該空運隊即空運五千三百二十七噸物資。換言之該空運隊於一日之內所運物資，幾等於由史迪威路所運一個月之總和。蔣元帥對美國空軍力量，印象極深，故絕不願派遣軍隊渡沙永河 Salween River 進入緬甸，而請羅斯福總統注意陳納德之成就，並予以優先考慮，不受牽制，空運所有物資到達中國。

一九四三年五月德瑞敦 Trident 會議前夕，陳納德與史迪威分別陳述空軍與陸軍之優劣，羅斯福總統極力贊助空軍計劃，史迪威又遭挫敗，抱恨尤深，德瑞敦會議結果，僅決定可以攻取緬甸北部，史迪威深為失望。

總之，重行攻略緬甸計劃，實際上困難重重，就中國戰場言，戰略上既非必要，就歐洲局勢言，英國以缺乏海空軍供應，甚表反對，歷經開羅及德海蘭會議結果，勢必放棄在緬甸作戰計劃，此與史迪威堅欲奪回緬甸願望，大相抵觸。因此，史迪威事件在中美兩國關係中，成為甚不愉快之爭端，史氏經常袒護中共，對蔣元帥偏見極深，在中、印、緬戰場區域，又缺乏外交手腕，周旋於中英兩國玄妙關係之中，其不稱職，可想而知。羅斯福總統目睹此項情事，擬將史迪威召回美國，但經馬歇爾之緩頰而作罷，蓋史迪威原係馬氏所推薦，馬氏實為其在華府之靠山。

當是時也，國務院遠東事務司中有一群左傾人員，氣焰甚盛，此批人員利用史迪威親共反蔣之事，轉移美國政策以利中共，史迪威奉派駐華，原可有諮詢人員派為顧問，協助其處理當地政治問題，國務院爰就史迪威之申請，派遣戴維斯 John P. Davies 隨史氏駐華，戴維斯又遴選賽維志 John Stewart Service、魯敦 Raymond Paul Ludden 暨愛莫深 John K. Emmerson 三人同赴重慶。此四人者，對中共均表同情，再則史迪威堅欲反攻緬甸，對蔣元帥懷恨頗深，不喜處理行政工作。凡此諸端，使此輩外交人員在史氏麾下，於短期內即可操縱有關對華政策之政

治問題，其所作報告不脛而走。於是國務院、軍政部、白宮、財政部、戰時新聞局以及戰略處均接有其報告。一九四四年夏季，美國政策雖仍支助國民政府，但在重慶已公開流傳一種滑稽趣聞，謂在史迪威總部內私自推行一種外交政策，由戴維斯坦任國務卿職務，戴維斯及賽維志則互相勾結，所有軍民事件之發文，均由其控制，此類文件，均承史氏偏見詆毀蔣元帥暨國民政府，消息來源，則由重慶共產黨總部及與周恩來接近之二人經常供給，此輩駐華外交人員，不斷向軍政部及國務院保證中國共產黨為土地改革派，並不聽命於莫斯科。

史迪威部下屬員既對延安共產黨稱羨不置，共產黨亦巧言不諱願在史迪威麾下對日作戰，史氏又從未放棄統率共軍之希望，且力謀分配美援物資裝備共軍。迨羅斯福總統使侯萊將軍於一九四四年九月到達重慶時，蔣史之間已發生嚴重衝突，當八、九月間日軍進迫西南戰區時，羅斯福總統力勸蔣元帥任命史迪威指揮軍隊，蔣元帥願予同意，惟美援物資之分配必須親自處理，史氏認為在此項條件下，共軍將毫無所得。當羅斯福、邱吉爾及馬歇爾等生魁北克 Quebec 會商消滅緬甸日軍計劃時，適接史迪威電告蔣元帥擬將其軍隊撤離緬甸，馬歇爾深為懊喪，竟獲得羅斯福之許可，電請蔣元帥增援沙永地帶之華軍，與美軍聯合反攻，並令史迪威統率中國軍隊，否則後果堪虞等語，史迪威奉命面遞此電，電文到達之日，重慶時間為九月十九日。史氏得電欣慰愈恆，侯萊將軍以為此非其時，勸其暫勿遞送，史

氏不聽。侯萊於是陪其往謁蔣元帥，蔣氏閱讀電文後，默然置之，端茶送客，不歡而散。

史迪威經常請裝備並調用共軍之議，實使蔣元帥不能予以信任而令其統率中國軍隊，據賽維志事後證言，史氏建議實係裝備共軍之計謀，國務院中國科長雲生特 John Carter Vincent 亦證實其事無誤。吾人不接受國民黨領袖及其他人士屢謂中共為馬克斯信徒，陰謀控制世界一說，誠屬不幸。蔣元帥目睹共產黨對遠東之威脅，較美國多數官員尤為正確，但未能說服使之深信不疑，不無可歎。由於吾人於有意無意中估計錯誤，故今日面臨此絕大威脅之紅色中國，吾人在遠東面臨此嚴重之威脅，不能謂為不知。反之，吾人對遠東不幸之政策，實由於美國駐華外交及其他官員所促成，破壞美國對亞洲傳統的保存中國領土及行政完整之政策。

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五日羅斯福總統獲得蔣元帥答復，謂中國政府可任命一美國軍官統率中國陸空軍，並在陸軍參謀部作必要之更動，俾可與美國戰地司令獲致協調，惟史迪威將軍不足以肩負此項重責，本人不得不請其辭去中國戰場參謀長職務，本人作此決定深為遺憾，良以史迪威將軍抵達中國戰區就職以來，從未表現聯軍合作所必需互信互敬之能力，使任此職，殊非所宜等語。馬歇爾及史汀生部長仍企圖庇護史迪威，但羅斯福總統決定電復蔣元帥，姑令史迪威留職，僅在緬甸戰區指揮軍事，並解除其有關租借法案下物資援助事宜之責任，侯萊面遞羅斯福總統答復時，曾善為說詞，但蔣元帥認為史迪威必

須去職，其致羅斯福正式復文稱：本人為一國之元首，且係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自有權請更換本人屬下所不能信任之官員，本人對史迪威將軍非獨不能信任，且對其軍事方面之判斷缺乏信心，緬甸一役，曾告以將遭遇之困難與耗費，當此時機，勢必消耗中國之有限資源，殊屬危險，渠對余之警告，不予重視，……但歷時不久，即證實余之警告正確切當。在華東戰役中，渠屢將屯積於雲南可用之租借軍火拒絕發放，……本人深信倘閣下將史迪威將軍調回，易以另一資歷俱備之美國軍官，吾人當可合作無間，挽回目前局勢，而在中國獲致勝利等語。侯萊將軍認為蔣元帥與史迪威間之裂痕，已無可彌縫，遂請羅斯福總統予以更調，羅氏接納其意見，而派魏德邁將軍繼任參謀長職務，並統率中國戰區之美軍，至於統率中國軍隊問題，則擱置不提。侯萊將軍對史迪威

所持態度，就其在中國辦事記錄而言，確與顛覆國民政府促成中共政權之陰謀深相勾結，不容否認，——此項陰謀，亦即華盛頓政府所潛伏共產黨秘密組織活動之一部。

關於史迪威事件，侯萊所見恰與蔣元帥對此事之分析相同，據稱史迪威與共產黨勾結，陰謀顛覆政府，如果成功，中共將攫取政權而與日本議和，如是則美國對遠東及太平洋之政策將遭遇致命之打擊。羅斯福總統曾以輕描淡寫方式粉飾其事，謂「為人間個性之磨擦」，鮮有人能了解史迪威事件內含之危機，所有史迪威、巴瑞德 Baret、戴維斯，暨賽維志等人所蘊育之新聞記者，以及美國一般人民，自不能察覺其含意於萬一，其後美國報界及外交人員，仍蹈史迪威覆轍，廣續進行。

專 銷
模 造 紙
中西紙張
價格公道
批發零售
隨叫隨送

芳華紙行

印書紙

行址：臺北市中華路一一〇號
電話：三六九六〇・三〇七二二號